

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

北京市十一学校教师 王利君

静谧了两个月的校园已经喧嚣起来。伴随着WiFi、西瓜、冰激凌的夏日已经一去不返，我们怀着期待已久的心情步入开学季。

去年9月，我们经历了军训的历练，怀着兴奋与憧憬步入高一；今年9月，我们带着自信与从容迎来高二。如果你足够细心，相信你已经发现：教室门口老师的名牌底色，已由昔日的天空蓝变为稳重的大地黑。

这是十一学校不成文的规定：初来乍到的高一，是充满挑战的一年，正是蓝色的轻灵；渐渐沉静的高二，是踏实沉淀的一年，正是黑色的稳重；而未来的高三，是奋进勃发的一年，正是红色的热情。

回首过去一年，我们

适应了走班的教学组织形式、自己负责的管理模式，结交了新朋友，阅读了全新的书籍，参加了许多社团，组织了不少活动……我们像飘在空中的种子，把根扎进了十一学校这片肥沃的土壤。

在这个生长的新起点，想与同学们分享几个关键词：沉静、宽厚与思考力。首先是沉静。孟子曾言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这里的“放心”不是所谓的安心，而是放失于自身外的本心。这句话是说学问之道没有什么，不过是把失去的本心找回罢了。不管在古代还是今天，教育不会改变我们的身份，能改变的只是我们对自身与世界的认知。我们终其一生，

都在塑造、保存、寻找、充盈自我。在哲学启蒙、知识启蒙都逐渐走向成熟的高二，不妨开始沉潜，找回“放心”，试着感受专注的喜悦，品鉴沉静的魅力。

其次是宽厚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才是值得追逐的？究竟是李白的恣意潇洒更真诚，还是杜甫的忧国忧民更伟大？许多人批评儒家的人世、修身，批评其琐碎、形而下、“假大全”，我却很欣赏儒家的现实精神。一个人的个性、精神气质不该被泯灭，但前提要有足够宽厚的基调支撑自己的选择，要学会遵守规则、关心他人、了解世界。

最后是思考力。高一下学期学过帕斯卡的《人

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》。我相信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认同人思考的价值。假期我们阅读了大量鲁迅的作品，我相信大部分同学也和我一样认同鲁迅所揭示的人不自知的悲哀。无知者无畏，我们敬畏无知的纯真，但更渴求知识、经验、思考、创新的价值。相信思考会成为未来社会的生产力，在那之前，希望同学们能培养保持独立、坚持思考的美好品质。

最后引用莎翁名言作结：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。不管过去是成功的喜悦，还是失败的颓丧，序章的未来，都是无限的可能性，而每一种可能，都由你去创造。新学年，茁壮成长吧诸君！



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高一新生参加军事化训练，锻炼意志品质。

程显光 摄

军训的五种味道

北京市第二中学通州校区学生 陈思宇

时光总是过得飞快，五天的军训很快就结束了。这五天的日子有苦，有甜，有咸，有辣，有酸。总体来说就是五味瓶。让我讲一下我的五味瓶军训生活。

苦

我们的教官中等身高，黝黑的脸上泛着红晕的光，身体很壮实，声音沙哑有力，像一头在咆哮的“饿狼”，两眼透着杀气。

军训很严格，站立军姿看起来简单，但实际和想象中的相反。手直、脚张开约60度，昂首挺胸，双眼正视前方，这就是教官的标准。“唉！不就是站直吗？有什么难的！”可就这军姿站一小时，整个身体站不稳。尤其是总

教官让我们站完军姿再踏步，晚上休息时又疼又痛。军训真苦。

咸

第二天上午，我们练习停止间转法，例如向左转，向右转。因为下雨，我们宿舍的人迟到了，又被罚了100个蹲起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班也因此被罚蹲一下。不知道是因为蹲疼了还是因为担心同学们蹲疼了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，它是咸的。傍晚，我们看了《冲出亚马逊》这部精彩且感人的电影。电影主要讲中国人在恐怖的猎人学校不畏困难、最后获得成功的故事。我不仅看出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，还看出中国人为国争光、不怕死的精神。看完后，感动的泪

流心里，也是咸的。

辣

第三天，教官依旧让我们站军姿，我浑身上下挺得笔直。但只有我站直是不行的，大家是集体，必须都要站直。教官有句话说得好：“一人得病，全家吃药。”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俯卧撑，教官叫了声“停”，我们都半趴着。但想保持这个姿势很难，我们撑了50秒，虽然时间少，但胳膊和腿都麻了。阳光照在我的脸上，身上和心上，是火辣辣的。

酸

我们还没来得及和旧教官说再见，就换了一名新教官，我心里酸酸的。新教官特别严厉。我

们练习踢正步的时候，他让我们把脚抬高约40厘米，我们的腿又酸又疼。我们走得不好时，他又罚我们蹲马步，蹲了一会儿腿又酸酸的。

甜

军训结束前一天晚上，我们开了篝火晚会。大家聚在一起是最开心的。我们还看了电影《战狼2》。其中有一句话让我难以忘怀，“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”。看到大家聚在一起，我的心涌进一股热流，那是甜的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虽然军训结束了，但这只是开始，是我们用汗水铺就的一条充满理想的路，让我们用智慧和努力的钥匙打开那扇未来的新大门。（指导教师：李 闯）

曾在西湖

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李岱宸

繁华消歇，木叶飘远，粼粼湖波涨起又落下，一把折扇渐次合拢，水墨晕染的江南遂被叠入记忆。展眼回眸，疑真疑幻，不信此身曾经行百里烟波，领略那一朝风月。唯见笺上墨痕淋漓未干，始信某年某月，彼时彼地，曾在西湖梦边行，曾是西湖梦边人。

我在

如果有人问，西湖是一个幻象，饰以芳草，饰以长堤，我会相信的。凡美好的事物总美得缥缈而虚幻，如梦境、生命。雷峰夕照终会褪去那一抹酡红，南屏晚钟也会消散了余音；曲院风荷不堪一握，平湖秋月不盈一掬。对于它们，我握不住亦带不走，如流沙逝于掌心，所能把握的唯有某一刻。我在，与西湖同在。

初到西湖时，同来的还有凉风与云霞。登上画舫，悠悠荡入雾蒙蒙的湖面上，远天的云和水立即在身后合拢了，满船的人遂浮于虚空——那是怎样的虚空啊。你在其中一无所见，因而无所不见：晴日的青烟碧水、鎏金的宝塔凌云，宛如在其中。

此时的西湖，最饶云气氤氲、雨意迷离的意境。渡口以下，渡口以上，两皆茫茫，我遂转头，向同舟人的眸子问路，却见那里也是茫茫。语言已消隐，只剩诗，可以凌波涉水，为我们向西湖通辞。在船舷旁排成一列，我们开始朗吟柳永的《望海潮》，“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……云树绕堤沙”一句句蝉接而出，架起了一座直通波心的虹桥。西湖若有耳，想必早已听惯了浅吟低唱，不知我们稚拙的赞美，她肯报以一笑吗？西湖不语，涟漪荡处，一对鸥鹭翅梢剪水，掠岸而飞。

同在

温庭筠有诗：“五湖烟水独忘机。”诚如斯言，当一身一心皆被西湖润泽得柔软，谁不会卸下机防，坦然相见呢？东坡先生也说：“吾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。”这份澄澈见底的坦荡，想必也在西湖烟水中染就。在浩浩烟波中行舟，彼岸忽然驶来另一叶画舫，擦肩而过时，我们不禁挥袖相招，仿佛故友重逢。有人不觉诧异：“喂，你们难道相识？为什么要招手呢？”

说相识，我们却又是认识的；说无缘，我们却是有缘的。光阴百代，时间是冷的；碧波千顷，湖光是冷的；但游人潋滟欲流的眼眸却是暖的。那里印证人与人的聚首，那里有人世的芳馨。万古乾坤，百年身世，你我似两粒芥子微尘，竟有幸同在西湖，同为此时此际此山此水中的有情与有觉，即使是一瞥之间，也不免“停

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”啊。

曾在

漫步苏堤与白堤，摩肩接踵的是游人万千，匆匆来了又去了，其间停驻的，唯有几抹亘古不变的形影——白居易的马蹄得得驰过浅草与乱花，苏东坡的苍髯迎风，苏小小的倩影尚未走远。行行复行行，夹岸而来的是古迹，幢幢是触肘的诗魂。

也许，我们来迟了——鉴湖女侠的墓草已青，放鹤亭鹤杳人空，西泠印社的辉煌已成壁上陈黄的旧照片——我们来迟了，不能有幸结交一时俊彦，未能看到那一代风华。然而站在西湖畔怅望千秋，其间亦自有千古因缘。

仰首向天，碧空纤云四卷。此云曾是彼水，此水又曾是当年的云，曾是茶盏里泛起的袅袅茶烟，曾是苏小小洒在幽兰上的泪滴。一座纤巧的亭，沉默着立在湖岸，亭柱上镌着两行对句，流云一样轻浅；油壁香车不再逢，映云无迹近西东。那是后人的追慕，后人的叹息。我独自走开，想去寻一株松柏，在松风里聆听苏小小自己的歌：“妾乘油壁车，郎骑青骢马。何处结同心，西陵松柏下。”

足下春泥初湿，在湖水的拍抚下轻轻呢喃——它在述说自己的身世：百年以前，当这里还叫余杭，还叫钱塘的时候，它尚是湖底沉睡的葑土，是谁，凿井浚湖，用一株杨柳一株桃将它装点成了一座长堤？它的建造者说：“留得一湖在，与汝救荒年。”真正被拯救的，其实是无边风月。

还有那纵情风月，悠然自适的心。看那轻舟短棹，画船载酒驶入荷花深处的，不正是醺醺然的醉翁吗，“香泛金卮，烟雨微微，一片笙歌醉里归”，不禁让人妒羨，为何一切好气象、好情怀，都叫他占尽了？幸而走出历史云烟的西湖风月依然，光影常新，如今登上孤山，凭栏而望，映入眼中的依然是“芳草斜晖，水远烟微，一点沧洲白鹭飞”。醉翁啊，何必再慨叹“何人解赏西湖好”？每一位游人都未尝不是你的隔代知音。

归期已至，我一步步艰难地走着，把西湖留在身后。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”。是时候把西湖留给后来者了。他们会知道吗？曾经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有一位粗心的游人，来西湖寻回她前世遗落的一湖烟波，却又在现世把三分魂魄留在西湖。是的，我曾在西湖，并且有一部分的我，仍在西湖。年年春天，它呼唤我还归——“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，何日更重游？”（指导教师：王 艳）